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
第二十七回 番邦女轉世聯芳 狀元妻故鄉撒谷

且說尤奇浮海而去，當晚到了。卻值包勇巡查，見了柳家令箭並書，忙傳進去。寶玉與郡主商量誰去？五兒上來道：「哥哥有難，我去救來。」原來五兒久與湘蓮認為兄妹，倍覺親熱。寶玉道：「很好。你可帶香、玉二人同去，芮珠也同去幫著，我這裡一面差周姑爺來接應。」柳婉又挑八名女將，立刻開船，到關上已將未牌。朱貴接應進去，同到尤宅。湘蓮一見，笑道：「我算定妹子必來！」便附耳將密計告訴他，他轉告知香、玉二人，道：「這是軍令！」二人把臉一紅道：「如此，還得打扮！但單衣薄裳，兵器藏在那裡？」大家聽著呆了，柳婉道：「不妨，有我擲花為號便了。」二人忙到棚下，重勻粉臉，再整雲發，各著一件西湖碧三鑲熟羅衫，水墨紗三藍繡的襖褲，三寸紅鞋，外面各披一件青羽紗褶子，頭上戴一個洋笠，隨著朱貴進去。

原來黑霧大王性最淫亂，所以借養病為名，與那些大腳科提婆裸逐取樂。那東華寺關本是私渡口子，黑霧因朱貴會溜鉤子，特派管關。那日下午先來說道：「有兩個南蠻女子，慕娘娘法術、私渡過來從軍，還是領他去呢，怎樣？」黑霧聽了，道：「且慢！你晚上先領他來，我開開心再說。」故而一直領到裡面，黑霧已坐守著，見了拉住手，仔細一看，竟有些像「伯鸞見春鴻、秋雁」光景，忙叫快備酒來。兩邊答應著擺上席來。他倆卸去外衣，十分妖豔，引得大王心醉神迷，又將湘蓮橫在膝上，弄出舊時姿態，道：「天怪熱的，也叫他們散散。」

大王笑道：「遵命！」伺候人等落得各去歇息。兩個左一杯，右一杯，勸了多時，那大王已沉沉大醉。忽見空中擲下一茉莉球來，二人搶上去，一邊一個將臂封住，只聽「喀嚓」一聲，柳婉已提頭在手，道：「地下不是你矛子麼？」三個人舞起兵器，一路殺將出來。到後門，朱貴正在探頭探腦，見了將大斧劈開了門，一哄而出。

走不多路，柳兒、芮珠同了女兵也來接應。朱貴引路，到東華寺去會齊。忽尤奇跑來，道：「柳大人已下船整頓，請也下船罷。大家取路回南。」柳婉道：「且慢！誰同我索性去結果那女的來？」柳兒引柳婉從小路斜叉上去，將及半里，聽得船上悲聲大振；又見岸上火把齊明，喊道：「娘娘即刻上岸！」

柳婉就令尤柳躲著，自己用隱身法立在跳板上，將袖弩裝好，等這娘娘上了跳板，「颯」的一響，那白雪夫人已倒身入海。柳婉見大功已成，忙同柳兒趕來上船。湘蓮見了，即刻揚旗升旗，喊道：「定海鎮全軍在此！誰敢上來？」說著，火槍火炮把那些艇匪攪得四分五裂。那裡外面炮聲響處，周震夏又來會親剿。可憐五千洋匪，蛇無頭而不行。亂奔亂撞，死了二分，降了三分，餘的逃到下澳去投青霞姑娘去了。

那姑娘正在下澳駐紮，忽見敗兵來投，得了兄嫂凶耗，不禁大慟，就命在山上設台望祭，哭得幾次暈去，連軍中將弁無不失聲。這消息報知寶玉，寶玉忙聚眾商議，道：「他這樣光景，大有素服向師、白旗起義的光景，須先去剿捕他才好。」

湘蓮道：「他就不來，難道留這蠻丫頭在海上不成？」點了芮珠做先鋒；寶玉與郡主做中軍；湘蓮居左；周震夏居右；馮紫煙為合後，順風揚帆直抵下澳。青霞得信，將船隻調出海汊抵敵。芮珠見了，殺將過去。那裡兩個頭目，一叫卜耀命，一叫都是史，便來迎敵。在船上戰了幾合，早被芮珠一槍一個了命，他便施展虎威搶入敵軍，左衝右蕩，那些船隻幾乎掙扎不住。

忽見一員女將，披著黃頭髮，打著聯垂，滿頭戴著都是瑪瑙、珊瑚、貓兒眼、祖母綠，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，拿著雙戟。芮珠舉槍刺去，他將雙戟夾住，喝聲「去罷」，早把芮珠跌入海中，虧得包勇、朱貴竭力搶回，已淹得半死。

那女將招呼後船衝來，這裡紛紛退後。郡主命香、玉二人接戰，戰了一回，香、玉只顧上面戟刺，那裡知他雙戟是渾鐵鑄的，中間藤裹，下面仍露出鐵的葫蘆，到緊接時，忽將鐵葫蘆分開，望這兩隻小腳一掃，二人跌倒。芳卿見了，忙將馬祖棍出戰，覺得傢伙沉重，想用分身法來制他，青霞笑道：「這也算法？」抓出一把金豆一撒，那化身被金豆一衝，頃刻不見。

芳官元神著了傷，也就敵不住了。柳婉隨即提刀出救，諒難取勝，因用隱身法暗傷他；他用一小鏡照來，已見柳婉在後，便用戟往要害處一挑，險不把芙蓉魂挑破了。柳婉虛晃一刀就走，青霞游水過船。忽見尤柳兒喊道：「慢來！」持斧亂劈，弄得青霞全無主意，亦且戰久腿酸，仍即回船。柳兒意尚不捨，他將戟往海一划，頃刻一堵金牆阻路，只得退回。寶玉見如此利害，甚是納悶。

忽花芳來說道：「昨日降的女兵中有個和兒，就是醉金剛倪二的女兒。倪二前在天津從賊，被亂兵殺死，和兒跟下海來他說：『這小姐倒能文能武，十五歲時做了一首詩，中國一位薛姑娘和他相好，帶上京去已經傳誦。』」寶玉道：「是了，就是琴妹妹拿給我們看的。我還記得他結聯明明說：『漢南春歷歷，焉得不關心？』待我和他一首，叫和兒帶去和解和解，看情緣是淺是深？」一面把詩做就，道：

憶得垂髫日，曾聯異國吟。

如何人似玉，翻使戟如林。

泣漫燃箕問，緣還並蒂深。

紅樓叙十二，遲爾結同心。

後面寫著：「《憶舊抒情》（奉和青霞閨友原韻），伏希裁示。寶玉具稿」兩行小字。就叫和兒撥一隻小船去。芳官也要同去，黛玉道：「倘有差池，這還了得？且等他去，無事再說。」

芳官因拂了意，回船吃了幾杯悶酒，和衣便睡。睡下見蓉仙來道：「芳妹，我和你一所塊去。」拉著同走，前面尚有兩人，走近時，恰是可卿、鴛鴦，大家拉手同到一間屋裡坐著。

一個小姐拿幅詩箋默默看著，忽放下歎道：「兄仇如海，萬無降理。只好留結再生緣罷！」可卿便附著他耳說會話，他便歎道：「活也是降不可，守不能，不如一死以全名節。」說到這裡，可卿望著他拜，他走入房內，解下一條汗巾掛在樑上，可卿忙拉椅子湊過來，他方站上，可卿把自己係的汗巾向他一拂，拉著同去了。這裡蓉仙就把鴛鴦往這小姐身上一推，把劍將汗巾割斷，向芳官道：「明日早來，大功成矣！」說著就走，芳官趕著問他，忽然夢醒。正坐起脫衣，只見寶玉悄然到來，道：

「我因軍務愁心，焚信香請蓉仙，直至此刻才來。忽道：『明日功成，問芳妹便知。』特來問你。」花芳因將前夢說了一遍，決計明日去探信。黛玉因蓉仙之言，也應允了。

且說鴛鴦被蓉仙推醒過來，只見身臥牀上，一屋裡擠滿了人，也有送參湯的，也有幫著捶腿的，見開了眼，都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轉過來了。」卻一個不認得，定了一回神，起主意便道：「你們且退，明日再說。」大家哄然散去，只留兩個大丫頭在屋裡。停了一會，鴛鴦道：「我要睡，你們也去。」方才都出去了。左翻右覆實是不解，剔燈看時，桌上一封書，抽出來看，是寶玉親筆一首五律，是情詩，又不是情詩，落款是「青霞女史」。再看壁上，有一張寶琴的筆跡，寫著「青霞賢姊」，愈生疑惑。看窗上天已黎明，知定有人進來，重又睡下。果然，那兩丫頭同了一廿來歲女後生進來道：「和兒請示，還是住下怎麼？」鴛鴦不知怎麼回覆，忽院子裡道：「姐姐們回聲姑娘，那邊寶巡撫因和兒沒回覆，又差一位芳姑娘在此，如何發落？」

鴛鴦知是芳官，大喜道：「快請！」和兒也跟著同去，大吹大打，放炮三聲，方才吆喝開門，和兒才同芳官進來。鴛鴦道：「芳妹妹，你來了麼？」芳官道：「我為了你來，那得不早，請暫退左右。」鴛鴦把頭一搖，大家退出。芳官坐向牀上道：「鴛鴦姊姊，你悟了麼？」鴛鴦道：「我正不悟。我自從過去後，總跟著老太太。昨兒，忽叫同了蓉大奶奶去逛逛，遂同到了這裡。以後光景你親見的了。」

芳官將前事說了一遍，笑道：「今兒也不怕你不嫁『寶天皇』、『寶皇帝』了。但要做得機密，不可給他們看出。」鴛鴦

道：「我就吩咐他們，如何？」叫人進來，一面梳洗，一面傳鼓升座，就將「天兵勢大，枉送性命。願降者降，願散者散」的話說了。眾人原靠青霞一人，見如此說，誰敢不遵？青霞進來，留芳卿午宴，托他先容，准於明早投誠。寶、黛二人大喜。次早升座，青霞率領大小三軍來中軍，跪呈軍冊。